

多瑙河之夜

〔苏〕A·阿夫杰延科 著

李家云 王殿凤 译



多瑙河之夜

〔苏〕A·阿夫杰延科著

李家云 王殿凤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А.АВДЕЕНКО

ДУНАЙСКИЕ НОЧИ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МОСКВА-

DQ 51/33

多瑙河之夜

〔苏〕А·阿夫杰延科 著

李家云 王殿凤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194,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480册

书号: 10091·1081 定价: 1.15元

第一部

● 握 手

一九五六年夏，上校沙特罗夫的桌上放着一封译解出来的国家全部地方局的来电。这封电报使得其它一些案件退居第二位，并且成了近几个星期、几个月来许多大事的根源。

H 市通知如下：

今天当地民警分局收到一些公民的声明，他们无意之中目击了美国外交官卡特和他的同伴——司机——那些不光彩的行为。卡特和他的同伴乘坐自己的汽车沿莫斯科——基辅公路行驶，偏离了规定的路线，潜入到坦克分队进行演习的地区，用特制照相机拍了一些照片。后来，回到干线上，并且继续向南，向基辅方向驶去，中间多次停车。就在这一天，其他一些公民证明，卡特在伪装下特别注意 B 地区

的军用机场、离山地不远的雷达装置、丹河上的大桥以及右岸的工厂。

他在基辅住到“国际旅行服务社”旅馆，早饭后观光了城市，故意拍下了一些名胜古迹，在公共浴场沐浴。他到了克列夏奇克和列宁大街拐角的百货公司。他拍下了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①纪念碑。他在弗拉基米尔小山上用午饭，在开阔的凉亭上观赏第聂伯河和第聂伯河周围的全景。就在这一天里有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在慕尼黑“自由欧洲”出版的小册子，小册子充满了对乌克兰的诋毁。

晚上他到了歌剧舞剧院，热烈地鼓掌，购买了演出者的照片册。他在城里吃晚饭，喝了许多酒。深夜，他醉醺醺、乐呵呵地观赏洒满月光的第聂伯河，用俄语向偶然路过的人高喊：“乌克兰的夜多么寂静！……在静寂的天气里第聂伯河多么美好！……”等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

第二天，卡特拜谒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卡特和两个在人群中毫不显眼，样子象“大学生”的年轻人，在一幅旧壁画旁相会，同时交换了暗语：“你们真走运，乌克兰人！”卡特说道。“基辅经历了这样的军事风暴，可是名胜古迹还保存得这么完好。”他沉默了几秒钟，又补充说：“请问，为什么古董使你们青年人这么感兴趣呢？”一个小伙子回答说：“这可是我们的历史。”第二个小伙子马上拉住第一个人的胳膊说：“我们走吧，彼得罗，要不然我们来不及都看完了！”于是他们离开了卡特。可是，离开博物馆时，他

^① 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系17世纪乌克兰人民反抗波兰贵族压迫的解放斗争的领袖。——译者注

们在门口拥挤中又一次和卡特见了面，把一包东西交给了他。这件事做得十分巧妙，未及查明这两个小伙子的身份，他们就不见了，已经采取了搜寻他们的措施。

就在这一天，沙特罗夫和他的亲密助手戈伊达大尉向西飞去，他们买的机票不是到卡特依然停留的基辅，而是到利沃夫的。

沙特罗夫和戈伊达飞往会见卡特先生，可是他们的相见应当是出于美国外交官的一切意料之外的，使其不知在何地，何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相见。

卡特在基辅逗留了两天，向西继续行驶，他在利沃夫住了一天一夜，参观了城市的名胜古迹。他在科学院街和卡恰莱碰了头，正如以后查明的，卡恰莱是敖德萨园艺学与葡萄种植学学院的工作人员。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卡恰莱在与武官碰头一小时之后去到电报局，向乌日哥罗德发了一封给名叫布克瓦的人留局待领的电报，通知收报人，彼得罗和他兄弟伊万日内将到乌日哥罗德去进行大学考试。后来，卡恰莱拿走了旅馆里的手提箱，到火车站去了。

卡特与卡恰莱碰头之后，便对城市完全失去兴趣了，因为他一直到走也没离开旅馆和他的房间。

一清早他就继续赶路了。

在卡特乘车行驶在喀尔巴阡山附近的平原公路上，汽车在喀尔巴阡山陡峭的曲折道路上（由于不久之前刚下过雨路很滑）爬行，沿着令人头晕目眩的迂回路线向下，朝外喀尔巴阡山滑行下去。与此同时沙特罗夫和戈伊达正不慌不忙地在利沃夫用早餐，后来乘车到机场，从机场起飞到乌日哥罗

德。

喀尔巴阡山！……今天喀尔巴阡山是罕见的洁净，既没有雾、没有云，也没有地上升起的热蒸汽。连烟也没有，而这种烟是为了第二年草长得好，韦尔霍文族人^①放火烧波洛尼内草原干草时产生的，早春和秋天这种烟经常遮蔽在大地上的。一切远景都近在眼前。西方就是波兰境内的喀尔巴阡山。西南是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再向远处，左面是为蒂萨河截断的平原，这是匈牙利。再向左一些是罗马尼亚境的喀尔巴阡山。树木葱茏的青色群山一座比一座高。北面山坡上是积雪。圆圆的山顶之间的凹处，是山风的大门。狭窄、黑洞洞的裂罅。波洛尼内草原在巉岩的石壁和黑压压的松林间显得绿油油的。卡梅尼察公路就是从高山牧场那里开始的，它从山口到雅沃尔，自上而下，象曲折的电光，截断了喀尔巴阡山。

沙特罗夫望着窗外，轻轻地微笑。他曾经多少次飞在这片边远地区之上啊！这些山顶、山岭、狭谷、葡萄园和耕地、跨越深渊的大桥，很久以前就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可是每一次当所有这一切出现在他面前时，总是令他兴奋不已。这次，他既高兴又有些忧伤。周围的一切依然象以前那样美好，可是他却完全苍老了，经常还要检查心脏。

沙特罗夫看了戈伊达一眼，问：

“喂，瓦西列克，我们的朋友‘灰细胞’对这样的风景会说些什么呢？”

^① 韦尔霍文族人，系喀尔巴阡山区的乌克兰人。——译者注

“什么？……要是他，一开始就该唱上了：‘我们很久不在家了！……’然后他会再说什么，‘瞧，这真是美丽的山峰和奇谷的起源！……’”

“我们的‘灰细胞’做得太过分了吧，是不是？”

“没什么，一切正常。您看，下面在干什么！真是苦乐兼有。”

玩“灰细胞”是他们很早以前就想出来的，成了他们的爱好。说成“灰细胞”的话，这是那些智者、哲学家的名言，箴言，谚语，谜语，沙特罗夫和戈伊达自己的创造。

“我们该着陆了，到乌日哥罗德了！”戈伊达说。

陆地上没有风，闷热难熬，空气中散发着一股刈割过的几乎枯萎了的牧草味，百鸟争鸣。

外喀尔巴阡山的大地！它一次又一次地把沙特罗夫和戈伊达召来。边防特区！在过去，因饥饿、贫穷和无权无势逃亡的成千上万外喀尔巴阡人，现时居住在美国、加拿大、南美洲。其中许多人正在返回家园。也有一些人飞来作客，看一看故乡韦尔霍文。可是到那里来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老乡”，利用旅游许可来为杜勒斯先生服务。

卡特在乌日哥罗德的“韦尔霍文”旅馆住了下来，并立即在楼下的餐厅里用午饭。他选择了一个靠窗户的地方，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熙来攘往的商业街以及河上的大桥。显然，他是在给什么人发信号。

侍者贡塔里一面从桌上收拾起美国人午饭用过的餐具，一面“拣起了”卡特放到餐巾下面的一大沓美元。

沙特罗夫深信，问题不仅局限于此。肯定贡塔里也将什

么东西转交给了主人。

卡特先生吃过午饭，正在边喝着咖啡，边吸烟休息时，沙特罗夫紧张地工作起来：他准备当场抓获卡特，他想到了武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电报局、利沃夫科学院街以及乌日哥罗德“韦尔霍文”旅馆所留下的罪迹。这两个“大学生”，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隐藏到哪里去了？敖德萨的副教授卡恰莱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是个从臭垃圾堆中拾来的老牌特务，还是不久之前招募的呢？

侍者贡塔里……直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老老实实，无声无息地生活，无论在哪一方面也没有惹人怀疑。他是被重新启用的还是被大洋彼岸哪位先生用快速方法训制出来的呢？这一伙仿佛是东拼西凑起来的人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同谁联系呢？他们最紧迫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对沙特罗夫来说，一切新的作战行动开始都要问：干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还有一切大胆的设想和谨慎的假定，这些设想和假定是以他熟知敌人的性格和能力为依据的。

沙特罗夫干了多年国家安全保卫工作，他并没有自以为是，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全能的人、一个掌握着善于揭开敌人一切秘密的万能钥匙的人。一个前线的好工兵每天都在和炸药打交道，布雷和排雷，思考敌人出其不意的鬼把戏，可是从来也不会忘记，他没有权力出差错。沙特罗夫的工作比这更加复杂，责任更加重大。只要需要，爱国者是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间，没有任何人有权拿国家安全来冒险。行动应当总是准确无误，总是十分有把握，永远以越来越新的手段击中目标！先发制

人！识透敌人！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布置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二天清晨，卡特刚刚洗过澡，浑身绯红，身穿一件干净的衬衫和浅色的薄上衣，下了二楼，彬彬有礼地向旅馆和餐厅的工作人员点头致意，占据了可以眺望熙熙攘攘的商业街和乌日哥罗德河上大桥的座位。

侍者贡塔里奉上了早餐：冷火腿、鸡蛋、一块刚烤好的面包、一把咖啡壶、一瓷罐鲜奶油。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隆起的浆硬餐巾，说了句：

“祝您胃口好！”

卡特表示了谢意，从餐巾下面抽出了一个包装整齐的小纸包。

贡塔里还没来得及离开美国人的桌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几个面容极为严肃、可是却彬彬有礼的无可挑剔的人。

卡特大吃一惊，神情沮丧，呆若木鸡，甚至没有想到把秘密文件扔掉。他的脸由苍白进而变成了铁青色，双目呆滞仿佛喝多了麻醉剂，默默不语地讪笑。

外交嘛，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在被当场抓获时，他要微笑并且和大家握手。在宣布他的行为是与他那外交官的身份不相容，苏联外交部建议他离开苏联国境时，他要微笑并且和大家握手。

“握手”——后来戈伊达这样称谓这个程序。沙特罗夫笑道：

“我们就这样命名作战行动。握……手！就让它这样出现在我们的一切文件上吧。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可我保证是新鲜的。”

“韦尔霍文”旅馆的侍者在被捕时喝了一小玻璃瓶氰化钾，以此来证明他对中央情报局的忠诚，以此中断了进一步查明那些供给他机密文件的同谋者。

贡塔里的死多少鼓舞了因失败而恼丧的卡特先生。他被指控的罪名是：他出于间谍目的拍照了军事目标（被没收的胶卷证明了这一点），与他的情报员接头，交给情报员两千元并于第二次碰头时从情报员手中取得了情报。并没有指控卡特在利沃夫的科学院街与副教授卡恰莱碰头的事，对这次碰头没有人提起。卡特也宁愿不提这次碰头的事，他认为，显然，这件事没被发现。

副教授卡恰莱回到敖德萨以后，得了重病。

寄给名叫布克瓦公民的留局待领的电报仍在邮政总局里放着。

在乌日哥罗德，正如居民住址查询处所提供的材料，有一些姓布克瓦的人。

戈伊达以各种借口与他们结识，并且深信，他们都没有索要电报。一定还有其他什么人要到五号窗口去找那个长着草黄色额发的姑娘；可也许，在“韦尔霍文”旅馆餐厅里出了事以后，他根本就不会来了。不管怎样，戈伊达应当守护这封未拆启的电报，也许这是一条主要的线索，借助这条线索可以得到卡特先生的重要秘密。

他在邮电总局白白地等了两天。第三天他跑来找沙特罗夫。

“布克瓦露头了！”他说道，他那一双黑黑的眼睛炯炯发光。“布克瓦来了。他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可终究还是来了。可不是，伊万和彼得罗来了！”

正如许多住在外喀尔巴阡省、住在东、中欧这块喧嚣的交叉点的同龄人一样，瓦西里熟知捷克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和德语。战前那遥远的、充满歌声和传说的时日在瓦西里·安东诺维奇·戈伊达的身上留下了许多善良的秉性。这些秉性不表现在脸上，也不在衣着上，而是在心里，在工作中，在他与人的关系上，在谈话的方式上，还有在眼睛里。

戈伊达大尉——是一个新思想体系的、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令的安全工作者。他在十三岁时是一个文盲，可现在有高等文化，精通五种语言。而在他身旁和周围，在每一个处里，所有在局里工作的都是象他一样的大学毕业生：物理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党动员他们起来保卫国家，保卫国家的机密，保卫公民的劳动与安宁。这是新一代的肃反工作者。

“喂，瓦谢克，”沙特罗夫问道，“你的布克瓦是从哪一个字母开始的呢？你说呀！”

沙特罗夫始终不习惯，再说也不打算把戈伊达称作同志或者是大尉。一个快近三十岁的人了，可他还是——瓦西列克。没关系，他忍耐吧！当他那红扑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而时间使他的鬓发变得斑白时，就可以被尊称为瓦西里·安东诺维奇了。

“今天在电报局，”戈伊达说，“公民卡舒巴向敖德萨园艺学和葡萄种植学学院寄了一个包裹。是一束沾染上不知什么病菌的葡萄藤，他要求赶快查明，通知……”

“可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个的？”沙特罗夫打断他的话问。

“他与邮局工作人员接触时，说走了嘴！他不得不按规定，打开挂号邮件，从邮件里把信拿出来。‘这样不行，公民！要在信封上贴好邮票，放到信箱里。’邮局工作人员说。‘不行，小姐！在学院那里他们该不明白葡萄藤是怎么回事了。应当把它连信带附注一起发出去！你呀，亲爱的，要尊敬人，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人家没有尊敬他……他把挂号邮件和信发了，藏好了收据，向五号窗口走过去，那里放着留局待领的信件。我已经感到高兴起来，他就是布克瓦！……”

“仿佛有人在他背后推了一把似的，布克瓦突然回头一看，对五号窗口坐着的小姐说：‘可以订购《养蜂》杂志吗？’‘往前走，到六号窗口。’他订完杂志就走了。”

“就是这些吗？……”沙特罗夫问道，“他是什么人呢？”

“他在女修道院里当花匠。不久前从多瑙河两岸来到了雅沃尔。他在多瑙河那儿，在安哥尔的女修道院长菲拉德尔菲娅的葡萄园里也侍弄……看起来，您有什么地方不满意？”

“可是，看来，你一切都满意，已经准备喊‘乌拉’了？”

“到喊‘乌拉’就象到天边一样，可是……我深信，我已找到了真正的踪迹。”

“可以这样确信的根据还很少。当然，你不会同意，要反驳的。”

“要反驳！……副教授卡恰莱在园艺学和葡萄种植学学院工作，并且从外喀尔巴阡山向那里，往多瑙河发来了挂号邮件。而且正好是在卡特先生到乌日哥罗德以后。这就是译成密码的信号。您不同意吗，尼基塔·萨莫伊洛维奇？”

“倒是有点不同意你……什么信号？关于什么的？”

戈伊达沉思了一下儿，接着又象连珠炮似地说了下去：

“美国人顺利地来到了乌日哥罗德。您别急。一切正常。他在‘韦尔霍文’餐厅窗前出现的事实被当作是行动命令。我现在运足了劲儿，请您立即照我的样子去做。”

沙特罗夫笑了。

“瓦谢克，你不要忘了‘灰细胞’的忠告：‘谁要是对其情况牵强附会，人家照样也会对那种情况加以牵强附会。’顺便说一下，上帝也会开玩笑的！请来设想一下吧，不要客气。不要忘了，我们生活在原子能和控制论世纪里。最不可能的也许就是完全真实的、可靠的……我有一个问题，大尉同志。卡舒巴看报吗？他怎么看那条把卡特先生驱逐出苏联国境的简讯呢？”

“他一定吓坏了，钻进他那修道院的硬壳儿里，把门关得紧紧的，失魂落魄地等待着，盼望着。而人家不会让他在这种时刻无所事事地呆很久的。”

“可他能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应当接近他，把他弄清楚。”

“你打算怎么办呢？怎么到修道院去呢？变成个女修士吗？”

“也许，就是这样。”

两个人哑然失笑——他们都很了解所说的以及没有说完的。

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往往总是这样一面轻松地、随便地，稍微互相开点小玩笑，一面讨论最严肃的问题，特别是

在发起作战行动时，在应当推测、确定搜索方向，逐一思考敌人形形色色可能的与不可能的行动方案，根据隐藏在暗中的界标来判定方位的那一时刻。

沙特罗夫很久以前就这样做了，而这，谢天谢地，起了不坏的作用。

一个占据别人位置而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事务主义者，平常总是摆架子，说空话，强调自己每一步行动和每一句话的头等重要意义。而有才能、爱劳动的人，通常都是举止从容，聪颖过人，能超过周围的人而不哄骗自己，所以他们并不自高自大，而是努力工作。

现在我们回到伦道夫·卡特被当场抓获并被迫见到沙特罗夫那一幕来。“当场被捕！……”对任何一名外国谍报机关不受外交人员护照保护的情报人员来说，这个词就会成为最严重的判决，可是，对外交人员卡特先生来说，这个词只是带有揭露丑闻的味道。毫无疑问，由于轰动一时的丑闻，他会受到“野牛”^①的惩处，即降职使用。

可是这和提交给苏联军事法庭的前景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事了，虽然是当场被捕，不过，有美国公民的外交护照和国际惯例保护他。正因为如此，当在犯罪现场他的手被抓住而且不能抵赖时，他立刻就自己报出了身份，并且拿出证件，提醒说，他的人身是不受侵犯的。

①野牛：阿尔杜拉·克拉普斯的绰号，系美国的一个百万富翁、将军、“南方”谍报中心的首长，关于此人。在作者所著《山里的春天》一书中有详细介绍。——译者注

● 沙特罗夫和卡特

卡特仰靠着椅背，把双脚放到擦得锃亮的小桌上。

“我们从何开始呢？也许，从佛教开始，啊？佛教作为精神的起源……”

“也可以谈一谈佛教，”沙特罗夫说道，“我早就对佛教很感兴趣。”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可也许，我们把佛教放一边，来谈一谈诗好吗？谈谈莎士比亚的诗句，啊？”

沙特罗夫点了点头，读出了头脑中闪过的头一组诗：

美，看去要美得多，
若再加给它温馨的装潢！
玫瑰花很美，但我们觉得它更美，
因为它吐出一缕甜蜜的芳香。

他沉默了一下，看了看卡特。

“喂，您喜爱的诗句是什么呢？”

“我喜爱的？……我喜爱莎士比亚所写的一切，从头一行到最末一行。”

“也许，您念出些什么好吗？”

“不，您听我说，我从幼时就不善于背诵诗。”

他们面对面坐在一间敞亮的房间里，房子的一扇大窗户朝向市中心广场，他们喝着咖啡，吸着烟，微微含笑。你一

点儿办法也没有，甚至现在也要讲礼貌。可是在正当的外交范围内也可以痛骂敌人。沙特罗夫不能不利用时机，不能不把对卡特以及对象他那样的人的想法完全说出来。

而卡特甘愿消磨时间来和他似乎并不愿意交谈的对手谈话。

这位陷入难堪地位的外交官本应十分舒适地乘坐飞机去莫斯科。而这时飞机还在空中，在勃良斯克和基辅之间的什么地方，过两三个小时就要在乌日哥罗德降落。

“呃，我们谈过了莎士比亚。现在谈什么呢？”沙特罗夫问道，“也许，我们来谈一谈美国？当我在美国时……”

“您到过美国？”

“很久了，是在二十年以前，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

“您喜欢这个国家吗？”

“我喜爱美国人民，相信他们迟早能认清自己的情况。您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初次相信美国人能认清自己生活的吗？不是在美国，而正是在苏联，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庄园里。”

“真有意思！您不能把这件事详细地讲一讲吗？”

“有一天，我在亚斯纳亚·波良看到一个美国人的肖像，是这个人送给托尔斯泰的。他是刚刚当选的美国总统，可是还没有就职。他因为还有几个月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便决定做一次环球旅游。他离开美国时是一个总统，可是回来时已经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了。您自然记得他那轰动一时的退出白宫的事吧？那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智慧、天才、个人的感化力以及与他长久的交谈起了作用。您可以看得出来，卡特先生，甚至可以说服美国的总统。所以